

家庭教育剧：屡上热搜之余更需有冷思考

——从电视剧《陪你一起长大》说起

祝明杰

以表现家庭教育问题的电视剧在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渐渐汇成荧屏上的一股潮流：从引发育儿方法大讨论的《虎妈猫爸》，到聚焦小留学生的《小别离》，从关注高考问题的《小欢喜》，到展现青春成长的《以家人之名》，也包括正在播出的《陪你一起长大》《小舍得》以及待播剧《学区房》等。它们以展现家庭关系折射当今与教育相关的社会生活，切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育儿问题、家庭教育问题、学校教育问题等等诸多“痛点”，轻而易举就能引发广泛关注，相关话题总能从剧中的人物情节延伸到剧外的现实生活。

随着家庭教育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此类家庭教育题材电视剧的出现，正是创作者有意识对这一社会现象做出的敏锐反应。但需要关注的是，在频频因精准抓取的社会热点话题登上热搜之余，剧作本身不能陷入一种“典型化+轻喜剧”的套路，否则予人的惊喜、回味与思考会越来越有限。如何冲破这种套路，或者开掘这一“组合拳”的新活力，值得创作者进一步探索。



以教育问题作为引线，“妈圈”作为聚焦视点，找到当下社会生活“最大公约数”

“孩子可以输在起跑线上吗？”“平衡家庭和事业有多难？”“妈圈凡尔赛”“爸爸带娃灾难现场”……《陪你一起长大》自播出以来，持续贡献热搜话题。该剧以温情甜味的“轻喜剧”方式，讲述同一个学区四个不同家庭面对“幼升小”的教育故事。这四个家庭颇具典型性，几乎涵盖中国家庭的大部分面向，让每一个家有学龄儿童的观众似乎都能从中窥见熟悉的影子：苏醒和奚彬组成“学霸”家庭，儿子却是“学渣”；林芸芸和顾家伟的家庭充斥着中产阶层的精英气息，也导致他们对女儿的高标准、严要求；何景华和蒋博是男强女弱的重组家庭，姥姥和姥爷的隔代教养让他们的孩子成为了“小破坏王”；沈晓燕和李翔的离异家庭同样切中当前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他们的孩子是不折不扣的“牛娃”。如此，该剧以群像的方式展现家家都有的“难念的经”，交织出一幅颇具戏剧张力的育儿百像图。

与此同时，《陪你一起长大》并没有单纯聚焦家庭教育问题，而是将教育问题作为重要引线，以“妈圈”作为聚焦视点，以“一锅炖”的方式完成对诸多典型社会话题的杂糅，从“鸡娃”“妈圈”到学区统筹，从面临家庭与事业平衡的妈妈到“消失”的爸爸，这也是其引起大众共鸣的重要原因。例如，掌握家庭内绝对话语权

的顾家伟，在与金牌设计师苏醒初次见面的一场对手戏，就捕捉到当下许多女性的现实处境。当顾家伟质疑身为妈妈的苏醒不可能对工作全力以赴时，被反问自己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他回答“我负责赚钱养家，我太太负责貌美如花”，苏醒则以“所以说顾先生的成功，是以牺牲太太的事业而成就的”予以回击。一方面，社会默许了女性负责家庭和育儿的“潜规则”，也导致已婚职场女性给人留下生产力低下的刻板印象——剧中苏醒与顾家伟的这场交锋正是女性主体对这样一种不平等社会现状的有力揭示；另一方面，以林芸芸为代表的全职妈妈面临着与男性家庭地位不对等的境况——在外，她是“妈圈”中的“顶流”，是受人尊敬的“顾太太”；在内，她面对丈夫只能唯唯诺诺，低声下气，也直接导致她在家庭中的“失声”状态。

对典型人物、家庭的刻画，是《陪你一起长大》触发观众共鸣的基本前提，借由人物身份、家庭境遇的相似性，观众很容易将自身映射至某一形象中去，实现与影像的“缝合”。对典型社会话题的敏锐洞察与真实再现，则让该剧引发观众心理共鸣，剧中借由教育问题引发的对家庭、婚姻、夫妻、职场、男女地位等多种社会问题的展示，可谓当下社会生活的“最大公约数”，进而掀起大众讨论的热潮。

“典型化+轻喜剧”渐成家庭教育剧“套路”，如何往前再迈一步值得思考

选取几个典型的家庭，配以轻快的叙事——近些年家庭教育题材的电视剧渐渐形成一种“典型化+轻喜剧”的模式，《小别离》《小欢喜》《少年派》《以家人之名》以及《陪你一起长大》莫不如此。

在这种“典型”的塑造之下，不难总结出一套人物设置的框架：往往有一个家庭是富有的，一个是小康的，还有一个是较为困难的；往往有一个家庭父母相处和谐，一个双亲离异，还有一个家庭重组等等。这种设定带来不同的演绎视角，确实容易尽可能网罗现实，切中大多数观众的处境，让人在剧中找到认同感。但当一味“抓典型”成为“套路”，局限性也愈发凸显，不仅渐渐让观众对这样的典型组合丧失兴趣，更无法呈现现实社会的多元化与多样性。

而“轻喜剧”的叙事方式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以喜剧化“糖衣”打磨了一些社会问题的尖锐棱角，使观众更加乐于接受，另一方面又容易将这些问题简单化，削减此类剧作对思考家庭教育与剖析社会问题的精度与力度，使社会现实沦为影视中一道“漂浮的景观”。

家庭教育剧寻求突破，或许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多个家庭的多个故事不妨在叙事的深度与宽度上齐头并进。《陪你一起长大》讲述的四个家庭的故事，可谓面面俱到，观众却容易在四个故事之间“应接不暇”，来不及展开更多思考。倒是《小舍得》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一改这个系列前两部《小别离》《小欢喜》以各个层面三个家庭为样本的模式，通过大家庭内部三代人的纠葛来展现教育问题。作品将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代际关系杂糅在一个共同的大环境之下，将多个家庭的“宽度”和家族内部的“深度”进行了一种融合。

更重要的是，“典型”应该具有典型性。这不仅仅包括典型的人物外在形象、性格特征这些浮于表面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人设内核的立得住。例如《都挺好》虽不是家庭教育剧，但剧中“巨婴”苏大强的入设或许值得借鉴。看上去，苏大强是一个不讲道理、胡搅蛮缠，专给儿女拖后腿的老人，而他的内里其实是一个压抑、懦弱的人。这样的人之所以显得丰满，不仅因为他有着独特的外在形象，更因为剧作对其内在精神肌理的细腻刻画。而在《陪你一起长大》中，胡可饰演的何景华则似乎成了一个有些“崩”的妈妈

形象，这来自她身份上的矛盾。在外她是游刃有余混迹妈圈的“人精”，但回到家，她对自己孩子的事并不上心，总依靠他人来解决相关问题——一个看上去情商智商“双在线”的人物，时常做出不符合其设定的怪异举动，带来许多割裂感。

除此之外，若以轻喜剧来讲述社会问题，如何讲得不肤浅、不浮夸、不做作值得思量。这不仅要创作者在叙事上合理把控笑点与泪点、严肃与温情，在问题的剖析和探讨上也不能浮于表面。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可以巧妙带过，但是在严肃的问题上需要警惕“搞笑”的遮蔽性，无厘头的“搞笑”往往会带领观众走向“不愿思考，一笑了之”的境地，最终导致问题流于表象。经典国剧《我爱我家》就是兼顾娱乐性与严肃性的代表，通过一家六口人的家庭琐事，展现强烈的时代感，绘制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其中，老傅这一角色时而仗着自己的辈分不讲道理，干出一些令人发指的事，让人发笑；时而又成为“清醒担当”，蹦出一两句警世之言发人深省，让人在发笑中顿悟。海外剧《无姓家庭》系列则以幽默、温情的方式展现家庭日常生活，从不同性格家庭成员的琐碎人生中挖掘出平凡生活中的普通却有趣、平淡又刺激的种种面貌，进而探讨生命本身的意蕴，触动观众情感的同时又引人思考。

好的电视剧首先是观众爱看的。当“典型化+轻喜剧”的模式找到大众审美与共鸣的“最大公约数”之后，我们的家庭教育剧能否往前再迈一步？当然，中国家庭教育有其自身特色，并且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聚焦此类主题的电视剧或许没有太多他山之石可以直接套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可以肯定的是，家庭教育剧不应只追求“典型化”带来的呈现宽度，同样需要注重对社会现象和家庭群体的挖掘深度。“轻喜剧”也不应沦为观众喜闻乐见的“万金油”，带来欢声笑语之余是否可以注入一些严肃的冷思考。套路化无疑会扼杀家庭教育剧的创作想象力，“典型化+轻喜剧”的“组合拳”想要打好无疑对创作者提出更多的挑战，不仅要对社会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和与时俱进的探析，更要适配观众的欣赏个性与共性，注重艺术呈现的宽度与深度，让家庭教育剧更好地“陪观众一起长大”。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

奇幻剧如何打开想象力消费的广阔空间

——评电视剧《司藤》

王晨

从开播前题材、主演皆不被看好，到上线三天收获36个热搜迅速引爆全网，甚至最终打破国产剧豆瓣评分高开低走的魔咒，评分一度高达8.0——收官不久的奇幻悬疑爱情剧《司藤》以“黑马”姿态创造了一个耐人咀嚼的典型样本。

《司藤》脱胎于网络人气小说《半妖司藤》，故事听起来有些虚幻——它讲述事业有成的秦放(张彬彬饰)在机缘巧合之下复活了沉睡近百年的苻族司藤(景甜饰)，司藤和秦放也因此分别成为了半个苻族和不完整的人；在克服重重困难险阻，实现两人各自恢复为完整的苻族和人的过程中，他们不断成长并收获了爱情。

尽管《司藤》结局让原著粉有些意难平，但纵观全剧依然可以说是瑕不掩瑜，其中演员与原著人物的高度契合、“放肆藤你”的高甜CP、精美的服化道和取景，都让人津津乐道。但在笔者看来，《司藤》之所以能从同期播出的《大宋宫词》《山河令》以及《锦心似玉》等强剧回中突围而出，尤其在于其奇幻悬疑外衣下包裹的内核格外贴合人心与人性。它以穿越剧的设置、敢于打破大多数影视作品对于性别分工的刻板呈现，从叙事时空、形式，以及主题和内容等方面都颠覆了常规，为观众构筑了一部给成人的童话，也激活了大众的想象力消费。

奇幻悬疑外衣下的《司藤》是部穿越剧，却在不少方面实现了可喜的突破

《司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是一部穿越剧。自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寻秦记》(2001)问世以来，奇幻穿越题材不断刷屏，经久不衰：各种朝代穿越——《穿越时空的爱恋》是穿越回明朝，还有经典清穿《步步惊心》《梦回大清》，以及2019年爆款剧《庆余年》；各式命运交错——阴错阳差卡在自己的剧本里、试图逆天改命的《传闻中的陈芊芊》，竟相被演绎。奇幻穿越剧还可以如何实现新的突破？《司藤》做出了一些令人惊喜的尝试。

首先是叙事时空的突破。传统穿越剧以现代回望过去，主人公通常知道历史或者故事的走向，他们抑或随着历史的齿轮、在预设的命运轨迹中缓缓前进，抑或试图逆天改命，带有浓重的宿命论色彩。不同于这些穿越剧类似于全知视角的叙事，《司藤》的女主角司藤以现代的经营模式和销售理念辅助女主角的成长，在预设的命运轨迹中缓缓前进，抑或试图逆天改命，带有浓重的宿命论色彩。不同于这些穿越剧类似于全知视角的叙事，《司藤》的女主角司藤以现代的经营模式和销售理念辅助女主角的成长，在预设的命运轨迹中缓缓前进，抑或试图逆天改命，带有浓重的宿命论色彩。

情、止乎礼”的相处模式与现代都市男女大胆示爱的对比。这些对照为该剧增添戏剧性和趣味性的同时，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更为全面地展现了历史的变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与嬗变。

再次，重构了观众与叙事的关系。常规穿越剧让主人公从现代回到过去，面对相对陌生的文化逻辑和奇观式的布景，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现实时空与屏幕上虚拟时空的界限，他们处于清醒的“旁观者”的状态。但《司藤》则将类似于“他者”的主人公带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商场里夹娃娃、在人潮汹涌的绿皮火车上吃泡面、用手机支付购买奶茶。导演和编剧是在观众熟悉的行为方式和文化环境中，用成年人所能接受的方式讲述着“不寻常”的故事。这样的手法与宁浩2019年导演的《疯狂的外星人》有异曲同工之处。宁浩曾在采访中说过，“本土的电影故事该按照本土的文化逻辑开展。例如，按照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逻辑，外星人来了我们可能请他们喝酒。外星人在中国也可以表演一下金枪锁喉。”这样的故事虽然超越了现实，但却符合大众的文化逻辑，又通过点点滴滴的琐碎勾勒出了日常生活的面貌，观众因此更易于融入屏幕上的虚拟世界，沉浸在创作者编织的“童话”中。

以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关注社会现实，展现观众心之所想、心之所向

现实与幻想的交织是成人童话的重要特征。这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与风格上，更重要的是通过类似于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关注社会现实，呈现关于社会问题的表述，展现人们内心对于美好自我塑造的渴望。其中，文化产品对物质现实世界中既定社会性别与角色分工的关注，一直是值得审视和反思的



问题。梅杰里·罗森在解读美国女性银幕形象时曾提出1950年代的女性“穿起了围裙”，“急切地重回传统的社会和性别角色中”。“围裙”直观地视觉化地符号化了功能主义视域下女性在家务中的“表现型”形象。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和菲利普·萨顿所说：“社会性别差异就在文化层面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这种再生产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性别社会性别角色的美好愿望。

知名作家王安忆曾说：“孩子们所以能被童话吸引，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想象力，相信那些精灵是真实存在的。而成年人在阅历中储备起的历史和知识，占去想象的空间，排除了信赖的条件，于是，精灵退出成人世界。可是，就像一种进化不完全的遗迹，成人依然保留对不寻常事件的好奇心。”她认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悬疑侦探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是它对成年人生活烦恼与矛盾的展示，表达了成年人对美好的“童话性”生活的渴望。成人在接受成人童话时，也获得了一种精神映照。

制作有所突破的《司藤》等剧的成功，其实也为国产剧指明了发展方向：放弃“行活”，颠覆常规，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思考，与观众实现内心深层次的沟通，呈现观众心之所想、心之所向。这才是国产剧炫目外衣下真正能够产生魅力之处。

制作有所突破的《司藤》等剧的成功，其实也为国产剧指明了发展方向：放弃“行活”，颠覆常规，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思考，与观众实现内心深层次的沟通，呈现观众心之所想、心之所向。这才是国产剧炫目外衣下真正能够产生魅力之处。

(作者为影视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青年教师)